

10 13

昆山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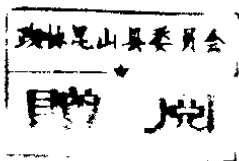
第五輯



2491/43
昆山文史

第五輯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昆山县委员会

文史征集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九月

昆 山 文 史

第 五 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昆山委员会
文 史 征 集 委 员 会 编



本辑编辑

尤健利
祝崇炎

胡静鑫
金 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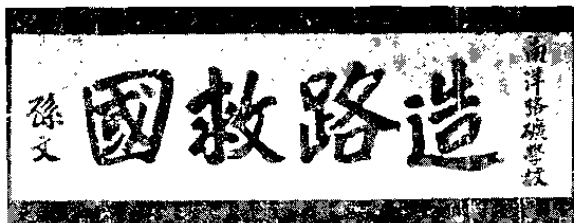
徐伟华

辛亥革命志士 曹亞伯先生 親屬捐獻革命文物展覽會



孫中山先生親筆題贈曹亞伯先生的「得愛」橫幅
——1982年7月曹亞伯先生后代將橫幅捐
贈於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計攝影

(曹翼洲供稿)



孫中山先生手筆為朱文愷先生創辦的
南洋路礦學校所題寫的匾額

(朱章佑供稿)

樂亭

張寒

題

張寒先生為朱文鑫先生“樂亭”題額

樂亭先生頌而癸丑百氏來焉
儒行地盡日出入雲淡尺並五莫
與俱先生意若猶未愉應則元
兀行于子曰有亭林可自娛春
風楊柳秋芙蓉春秋佳日苦
不足乃復於此留須臾失之且
復留須臾萬鱸已盡龍蛇
朕

有文 賜教

葉楚傖開

十楚儂先生題贈朱文鑫先生詩手迹

(朱章佑供稿)

邑人集崑曲粹存都凡十二集屋
簾并言是素不諳聲律願寄
之里通曉之鄉父老以教百年後
俗聲吾之好尚與夫崑曲盛衰之
沿革可得而述焉元尚詞曰明承
其流漢風蓋暢文及學于往自撰
院奉而為鄉親民良輔遂以崑曲得

名正始元音雖容揄揚此一時也降
則季以之國朝海內靡然與其詞而
歌而之幾於家吳歎而戶南音而吾
鄉玉山之麓廣不逾數里梁園五六
郭中於東南其風聲好輝而最盛
此一時也下之吾世國家當燬燬而
興之後民生其間物力不繼而之承
斯寇之敵悔內彫殘陵事舊時聲

律通關焉上皇董理然歲時鄉
里歌謠而歌謠者猶率時鄉音雖
今數十年矣哀哀微四方好尚日
趨於北音而吾鄉亦復罕有能歌
崑曲者此又一時也夫風尚之異原於
政教世之崑曲已非三代古音然氣
和而節舒宅中而履雅聞其音可以
宣淫遠禁調煉劇暴而無放恣之

心故當共感也士大夫皆崇節義
敦理教民氣安和雖有寶號卒不
命常反元乎今日南風不競四方之
人率皆肆口而歌為然趙秦麗開音
柔之則姚名剛之則念鸞而朝野聞
大夫士庶不皆慕教善動已非向日
數百年之風而吾崑山以百上下邑
亦於乎感哀得失之數觀世之者視

乎政教非第雅樂論世之感焉胡不
為崇之人乎則粹存之制焉能下
顧或謂崑曲律細而聲曼聞其不使
人柔和有翼傷之患志乎政教者
而當改弦而更張之此固國家化
民成俗之關係未可如古之之不
知吾者年勝悲歌也然神州度
必有老士仁人起而為之謹焉聞以

昆曲粹存初集

諸方東玉編輯訂正之功則嚴序之
幸見者參政焉庚戌正月新陽方建

方还为《昆曲粹存》所作序言

(王 業侯稿)

目 录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辛亥革命、孙中山与曹亚伯	曹志鹏 金绍先 曹惠白 (1)
先父曹亚伯先生逸事忆述	曹文锡 (10)
曹亚伯在昆琐事	曹树平 曹翼洲 供稿 本刊整理 (17)
曹亚伯先生在昆二三事	王正公 (22)
忆先父叶楚伦	叶 元 (24)
我和叶楚伦先生的交往	朱雷章 (29)
“相识贵相知”	
——辛亥老人李平书在昆记闻	金 达 (32)
朱葆诚与先锋队	徐伟华 (39)
辛亥杂忆	顾 成 (47)
中山纪念堂	童友仁 (50)
方还与北京女高师	程俊英口述 王义耀整理 (52)
方还致韩国钧书信选	范崇山辑录 (61)
天文学家朱文鑫	本刊整理 (77)
创办陈墓槃亭中学经过	朱庆增 (80)
昆山“新学”先驱者徐翼扬	张粒民遗稿 (82)
纪念我的父亲徐翼扬	徐祖慧 (84)
求学的历程	
——邵汝干先生自传(上)	邵汝干遗稿 (88)

王隐庐家世传略……………俞志高 (102)

软件工程人才的摇篮——王安学院的特点…华 海 (106)

沪宁铁路的历史片断……………胡静鑫 (109)

旧社会火车站的搬运工

——外脚夫与红帽子……………潘兰言 (115)

解放前的昆山邮政……………王文楷 (118)

昆山电业今昔——昆山泰记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追记……………郑天回 (129)

陆家浜米厂七十二年变迁记……………

……………陈一新 陈国威 梅宝奇 口述
符 兰 美 整理 (137)

昆山“县学堂”……………朱为绳 (147)

花溪两等小学堂和县立二高……………陈敦才 (155)

抗战初期蒋介石来昆记……………戴明玉 (161)

从军营走向体育场……………王守梅遗稿 (166)

玉峰山下曲不尽 激扬幽抑有传人

——“堂名”班社流传散记…王 业 黄国杰 (170)

王履及其《华山图册》……………王振德 (177)

• 封二 • 封面图帧说明

• 封三 • 《华山图》之十四、十五

• 插页 • 孙中山、曹亚伯、张謇、叶楚傖、方还墨迹

辛亥革命、孙中山与曹亚伯

曹志鹏 金绍先 曹惠白

在辛亥革命运动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有一位起过相当重要作用的人物，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了，这人便是兴国州人曹亚伯。

曹亚伯原名庆瑞，字凌云，别名工丞，清光绪元年、即公元1875年出生于湖北阳新县曹家湾柯海村（今属大冶）。阳新县在清代原名兴国州，太平天国起义攻入湖北时，兴国州人大批参加太平军，因此有兴国州人包打洪山的传说。曹亚伯自幼喜听父老讲述洪杨轶事，逐步形成易帝制为共和的意识。稍长，负笈武昌农务学堂，曾目睹唐才常案就义烈士的殷红鲜血，悲愤填膺，推翻清皇朝之念更炽。及至1900年考入两湖书院，与黄軫（即黄兴）同学，两人意气相投，痛心于清廷腐败与外侮日亟，益互以振兴中华相矢勉。1902年调到湖南新化办中学，结识了谭人凤、禹之谟等湖南革命志士，同年冬去日本，过长沙时又识吴禄贞等人。1903年回国后，受聘赴长沙，执教于宁乡中学、求中中学。曹在教学中处处启发学生革命思想，并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谭人凤、吴禄贞、刘静庵、吕大森、周震麟、章士钊、张难先、刘揆一、禹之谟等人及胡兰亭、黄吉亭两牧师紧相联络，密谋革命，先后在湘鄂两省发起组织《华兴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革命团体，曹担任宣传，并被推为湘鄂联络员，

积极为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进行宣传鼓动、发展革命力量。

当时，陈天华著有《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小册子，曹亚伯不仅在湖南、湖北各学校散发，而且直接送入武昌左旗新军，号召士兵反戈起义。张之洞在两湖所募新军，大半是《科学补习所》输送的成员，入伍之先，已受该所密约：务必学成健儿、待机起事、光复汉室。此外，曹亚伯还身背书囊，脚穿草鞋，深入民间，宣传革命，徒步跋涉数千里，足迹遍及湖北、湖南、江西等省。有一次孤身前往江西吉安府统领廖笏堂处运动军队，公开向士兵群众演讲，并散发《警世钟》、《猛回头》等书。有人持书向知府告密，江西巡抚用万急公文指示吉安营捕曹就地正法，幸曹已离吉安。

1904年，曹亚伯协助黄兴准备在冬月慈禧诞辰日起义于长沙，不幸事泄，黄兴受通缉，曹亚伯与黄吉亭设计营救并护送黄兴脱险，又资助宋教仁远走避祸。因事有牵连，曹亚伯亦不得于1905年东渡日本。抵东京后，衷心赞同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联合全国革命力量组成新党的主张，遂又积极为团结各派力量而奔走联络，不遗余力。孙中山先生与曹亚伯的革命友谊，自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推选孙中山为主席。成立大会上，演讲的共三人，即孙中山、黄兴、曹亚伯。演讲后展开热烈的讨论与辩论，曹每以雄辩的口才，一一驳到假设的反对论点，大家为之鼓掌。这对同盟会创建初期的统一思想认识方面，起了十分有效的作用。最后，在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的盟书上签字时，曹亚伯又是首先签名的第一人。

东京同盟会成立后，曹亚伯被推为湖北省主盟员。

《民报》出版之初，无法发行，曹与肖钟英、陈漠、龚国解等人，亲手一一包扎封寄；每天，曹亚伯手提《民报》一大包，前往各学校发售，使《民报》声望风行海内外，同盟会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遂得以广泛传播

不久，留学生反对日本取缔规则，因陈天华蹈海而更趋激烈，曹亚伯亦愤而回国。返武昌后，将东京同盟会组织情况与孙中山的主张，详细向刘静庵、冯特民介绍，并请刘、冯二人担任同盟会主盟人，同盟会与日知会，自此息息相通。稍后，日知会全体会员加入同盟会，同盟会声势大振，孙中山革命信心也因此而倍增，在其《自传》中曾说：“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已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始信革命大业，可以及身而成者也。”

1905年冬曹亚伯考取官费留英。赴伦敦时，途往香港，受陈少白委任为《中国日报》驻伦敦通讯员。过新加坡时，专程与孙中山晤见畅谈。曹亚伯在伦敦时，和武昌日知会刘静庵等人一直频繁通信，常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言论刊登在英国报刊上，竭力鼓吹，是留英学生中最激烈最热情的一个。他的寓所，即成为同盟会的伦敦办事处和通信处，革命同志藉以传递信息、从事聚会。在曹亚伯留学英伦期间曾担任伦敦中国留学生会馆会长。孙中山凡去英国，曹皆为之奔走，为他筹措生活费用与革命经费。中山先生视曹亚伯为至交，1910年函请曹亚伯筹款援救汪精卫（时汪在北京被捕）；又曾函托曹为孙科筹学费；当老母在香港病危时，孙中山因奔走革命，不暇侍疾，曾百感交集、声泪俱下，向曹亚伯倾诉个人的为子至情，曹与石瑛深为感动，乃同以国事宽慰之。

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清廷覆没，民国成立。孙中山邀曹亚伯、吴敬恒结伴回国，曹亚伯以事辞，

孙中山乃将自己不及带回的衣物与书籍留交曹亚伯归国时带回。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组成，人事部署已定后，曹亚伯才离英国国。当时湖北省有国民党与共和党两派之争，共和党素与副总统兼湖北大都督黎元洪关系密切，颇占优势，对国民党加以排挤。曹亚伯返鄂后，被黎元洪邀入幕府，优礼相加，赞襄机要，于是他尽力为同志调解，国民党因此深得其助。

1913年，窃国大盗袁世凯篡权，刺杀宋教仁，时曹亚伯住上海法租界，参与密谋剪除袁世凯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肇和军舰起义时，曹在寓所内秘密制造炸弹，门口挂上“曹工丞化学师”的招牌，以掩外人耳目，其长子文锡，年仅十一、二岁，亦参与秘密运输，为讨袁军送弹药。赣宁讨袁军失败，曹亚伯东渡日本，会见孙中山。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的讨袁工作，曾被孙中山派往美国主持美洲党务。曹在美国时并兼任《少年中国报》的记者。1915年时，陈炯明等在南洋组织水利速成社以对抗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又派曹亚伯到南洋各地宣传中华革命党宗旨，以团结华侨革命同志，曹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与此同时，他还在南洋考察矿务，以冀日后有益于建国事业。

1915年年底，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起，袁世凯被迫在1916年撤消帝制，但不肯去位，仍称大总统，冯国璋又多方维护，曹亚伯愤怒参加旅沪公民唐绍仪等人的联名通电，痛斥其非。又参与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的署名，在全国人民声讨声中，袁世凯最后终于忧惧而死。

1917年，段祺瑞授意督军团，威胁黎元洪解散国会，国人大愤。孙中山在上海力图起兵护法，但经费奇绌。曹亚伯通过某美籍医师关系，为孙中山筹得百万元巨款，使孙中山得

以与程璧光率海军南下广州，召开非常国会、举行护法之役。孙中山在广州组成军政府并被推为大元帅后，函促曹亚伯赴粤佐理政务，曹复信婉辞：“我公南下护法，为国家民族存正义，令人钦佩！弟愧乏经济之才，且不善政事，赋性耿直，不合时宜，愧不克前来匡襄也。”孙中山知不可强，但有重要联络工作，仍囑曹亚伯办理，曹亦不辞辛劳，奔走效力，经常往返于广州、上海、湖北等地，策动湖北石星川师在荆沙独立，向孙中山汇报何成浚联络长江沿岸军界经过情况。还受孙中山嘱托，以“赴荷兰考察水利”名义出国游说，争取国际上的支持。这段时期内，曹亚伯与孙中山书信往返特别频繁，曹经常直言陈述军事、财政、司法等各方面的意见，叙及人事活动状态与国内形势时，对孙中山表示衷心支持，给予鼓励或提出建议。由此可见，曹亚伯是孙中山难得的益友和诤友。

1918年五月，桂系军阀陆荣廷排挤孙中山，改军政府为七总裁制，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返居上海，深感人心涣散，必先注重心理、物质和社会各方面的建设，于是埋头著作，写成《建国方略》，交曹亚伯送商务印书馆付印。不料当时商务印书馆被无政府主义者把持，竟拒印孙文学说，曹愤然据理力争，仍不得果，不得已，该书初版只好改由上海华强书局自费印行。此时，曹亚伯亦抽暇从事写作，撰有《第一次欧战中世界旅行记》以及《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之手稿若干章。

1920年，孙中山命福建的陈炯明部驱逐广东的桂系势力，重回广州，并于1921年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决定组成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再揭护法旗帜，建立大本营，准备北伐，电促曹亚伯南下。是年秋，曹赴香

港，与陈少白同去广州，声明此行仅属游历，不受任何官职。后来，孙中山聘曹亚伯与陈少白为总统府高级顾问，每餐都邀二人同席交谈，关系如此亲密，有人竟因嫉妒而进行挑拨离间。1922年孙中山移节桂林北伐军大本营，写信给廖仲恺、曹亚伯两人，信封上特别注明“要函”“别人不得开拆”等字样。当时，陈炯明正竭力阻抑北伐军进展，知曹亚伯深得海军将领温树德等人心，便对曹多方联络，备致推崇，企图利用曹亚伯怂恿海军将领中止北伐，曹亚伯不愿卷入旋涡，乃避嫌返沪。不久，陈炯明果然叛变，曹痛心已极，从此厌闻时政。

曹亚伯怵心于政治上的明争暗斗后，曾在上海创办亚林药厂。他所配制的亚林臭药水，曾获专利奖，是当时民间极为喜用的防疫用物，可惜由于管理不善，药厂后来遭受火灾焚毁。

1925年孙中山逝世于北京，曹亚伯痛哭流涕。认为“中山先生雄才伟略，今天不假年，更有谁收拾此残局耶？”因对南京政府感到失望，便将药厂厂权转让给上海五洲大药房，然后在江苏昆山购地数十亩，经营农场以自给。暇时练习书法，修禅佛事，并为撰写《武昌革命真史》积累资料或去苏州与章太炎晤谈并讲习国学。

曹亚伯天性热诚，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他为冯玉祥筹措抗日军饷，曾以私人名义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款两次而负债，冯玉祥对之十分钦佩，尊之为“老革命”“老英雄”。1937年夏，曹还奉命北上泰山，专程与冯玉祥恳谈，讨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问题。当时，曹亚伯以早已息影田园的垂老之身，受爱国心的驱使，仍不惮山高路遥，为国事奔走斡旋，说明他确实如李翌东所说：“本孤怀忠

愤，发乎不容己者也。”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军民一致抗日，曹亚伯喜形于色，从昆山给族人写信说：“昔时政敌，至此皆亲，反败为胜，转弱为强，在此一举。”不肯离去。及至前线伤兵大批撤来，曹主动参与救死扶伤，劳累不堪，终于染疫于十月病逝。那时昆山已成前线，炮声隆隆，昆山的子女均尚幼小，经友邻协助，草草殡葬后，子女相继流亡内地，贫病交加，颠连困顿，几濒绝境而未受任何存恤。在辛亥革命党人中，生前摩顶放踵、屡建功勋而身后萧条如曹亚伯者可说是罕见的了。直到抗战胜利结束，国民党政府复员南京，人们想起了这位矢志于革命为团结抗日出过力的老人，提请追念，国民政府才在1947年发布了一项褒扬令，文曰：

“曹亚伯早岁加入同盟会，历经险阻，嗣出亡海外，留学英伦。东归后，复为国驰驱，不求荣利。晚年昆山隐处，益励清操。抗战军兴，摆怀国难，忧愤成疾，夙志以终。追念遗型，良深珍惜。应予明令褒扬，以彰潜德。”

曹亚伯生性耿直，黄兴曾书“天下引以为己任，我事皆可以对人言”一联赠他。由于嫉恶如仇，曹亚伯生平也得罪过不少当权者，例如他骂过汪精卫、胡汉民是伪君子、真小人。孙中山生前曾对人说过：“刘成禹、曹亚伯两人，於党国革命，曾尽大力，惟未获相当报酬。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我则不然。”其实，曹亚伯的一生，正是孙中山要求革命党人“作大事而不作大官”的典范。他退隐昆山后，自己口不言功，而当时的政治风气和治史流俗，也不过如章太炎所谓的“民党日偷，恶直上谀，扬浮名，没实功”，曹

亚伯先生的有关事迹，自然罕见经传而湮没无闻了。

今年是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诞生的一百二十周年，又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七十五周年（附注），我们重溫历史，缅怀先辈，不能不想到这位与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运动有关的曹亚伯先生其人其事。读已故辛亥革命元老、台湾史学家但焘植先生1945年怀念曹亚伯的感旧诗句“推贤让赏功难并，护法辞荣节不挠，净业精参人我混，五湖烟水暮云高。”我们深有同感。为此，共同写下这篇短文也算是一点小小的纪念。

附注：关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发动，冯自由认为：一般人都归功于同盟会所组织的共进会与文学社，而不知共进会与文学社成立之前八、九年，早已有日知会为先导。日知会实系庚子唐才常死难后湘鄂二省的革命策源地。由于1900年至1905年五年间，惠州起义等役失败后，兴中会元气大伤，暂无军事行动。各省革命团体至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尚保存相当势力的，就数湖北的日知会、湖南的华兴会、江浙皖的光复会了。冯自由所撰《中国同盟会史略》一书中，在叙述同盟会发起人时，首先写兴中会孙中山、冯自由等人，是尊重领导之意；其次即写日知会曹亚伯、时功玖等人，是注重实力之意；再次写华兴会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人，光复会吴春暘等人，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的田桐、鲁鱼等人。在名次序列方面，作者是颇具匠心的。就日知会所拥有的会员而论，陈容之坚强，实力之雄厚，在当时湖北众多的革命团体中，实属其佼佼者。其后演变而有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会、以至最后的文学社、共进会，名称虽有变更，精神实为一贯；组织日臻严密，范围愈益扩展，力量